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六經奥論卷五
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六經奥論卷五

禮經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

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為一書

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

孔頴達采取其説以為正義

禮之别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説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

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禮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祕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

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彦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賔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為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傳自漢以後為

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鑿

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為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

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為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

曰月令為周禮王制為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為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厭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黄金以酎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

其學以霍山為南岳以太尉為堯官以商之諸侯為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為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為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或以為

十二室議太學或以為五學或以為當如辟雍或以為當如膠庠或以為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 儒林傳云徐生善為頌讀曰容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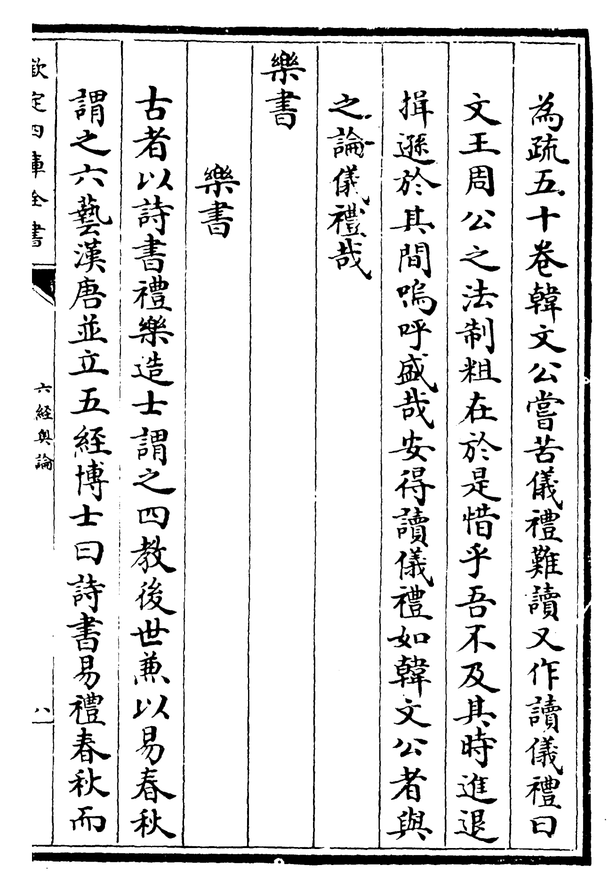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

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為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後世禮樂輿服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文帝時以容為禮大夫一士冠禮 二士婚禮 三士相見禮 四鄉飲酒禮 五鄉射禮 六燕禮 七大射禮 八聘禮 九公食大夫禮 十覲禮 十一喪服禮 十二士喪禮 十三既夕禮 十四士虞禮 十五特牲饋食禮 十六少牢饋食禮 十七有司徹後禮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

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髙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二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註儀禮往往漢儒見髙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氏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衆馬融等為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鄭衆馬融以傳周官而儀禮一書未嘗教授至康成傳周官儀禮始為之注也則儀禮一書葢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饔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實

銅壺時饔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各為之訓詁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盖出於講師設為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敬烝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

為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為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即為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音僻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為之註唐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彦始為儀禮疏因齊黄慶隋孟哲章句刪取其要



為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難讀又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樂書

樂書

古者以詩書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秋謂之六藝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易禮春秋而

已獨樂一書無傳焉六經之中禮記雖有樂記（乃樂之傳非樂之經）周禮雖有大司樂（乃樂之職非樂之書）而不可謂之樂書三代以来禮樂達於天下行步則聞環珮之聲大夫無故不去鍾虡士無故不撤琴瑟故樂無事於書自周之衰禮頽樂壞天下指玉帛為禮鍾鼓為樂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適蔡適秦入河入海樂工樂器一切淪亡後世所謂樂者始流於工伎之末矣漢興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得於制氏高堂生

所傳士禮十七篇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魏樂人竇公年百八十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二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後内史丞王定受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之有二十四篇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禹所傳不同故著爲别

錄案別錄則禮記四十九篇樂記在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已見於劉向著别錄之前矣自樂記所有樂本樂論樂詩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十一篇之外雜記十一篇合為樂而章句各有别又有樂奏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十二篇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闕多矣雖六經之樂書不存其樂制樂官雜出於二禮之書猶可覆也二戴禮雖立樂官於宣帝之時並無樂記篇至後漢馬融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

篇足之為四十九篇行於世周禮禮記為樂書之遺而後世不列之學官唐有周禮生徒而無周禮學官良可惜也吁樂書之不存於後世久矣唐之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黄鍾自應張文收斵竹為律而啞鍾自鳴樂書雖亡而人心之樂未始不存也

樂書傳授

竇公文帝 獻王武帝 王定成帝 劉歆成帝 挍書得二十五篇與馬融不同作別錄

禮以情為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賔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

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賔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祼獻酧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為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為養襲冒絞紟可以為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為葬庭實旅百可以為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為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

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説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

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騵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為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為美吾故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罍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斝彝而加以黃目

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為一朝之盛徹田為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為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臯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

得有皐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為觀臺泮宫而不得為靈臺辟雍盖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闕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叙得失編而錄之以為此記漢興孔家

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興記數萬言於后蒼號曲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有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為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其言委瑣有敓飯齧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王制者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太尉緇衣本

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教之以德齊之以刑取夫子之言而增損之禮運載夫子之說大道之言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伊川云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

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庞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嵓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説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

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况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宫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

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五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

○○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説為之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餘萬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

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今以其書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為歲首而月令云季秋為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養壯佼之名月令有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

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令觀之淮南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同所差不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别之矣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

記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註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歷法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月令十二月日在女而藏冰杜預註左傳則以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為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祿之制則依放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說則採春秋之說而失其旨言獄訟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録秦人之官言巡狩則竊書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之以己見甚而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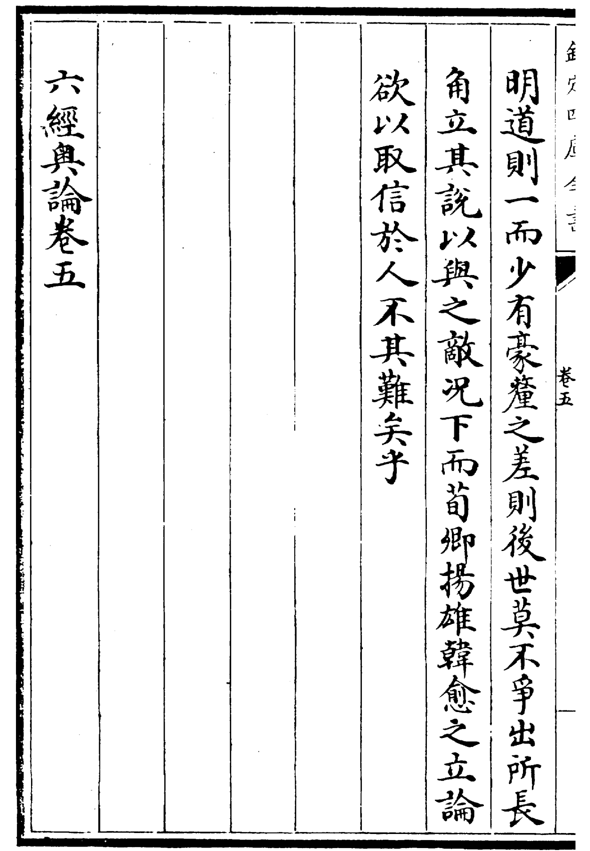
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捂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子思孟子言性 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閒不能無豪釐之别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為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為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者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説也

未若子思之言為得也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為善則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



明道則一而少有豪氂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所長角立其說以與之敵况下而荀卿揚雄韓愈之立論欲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六經奥論卷五

六經奥論卷六

周禮經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案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則是書之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案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巳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為周禮則失

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誥命之辭以戒臣下二鄭之誤皆因不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説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説乃劉歆作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説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

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域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謂周公居攝六年將致政於成王故作周官以遺之

而老焉及周公卒成王受其書而歸豐遂令君陳主其事而訓焉實未嘗行之也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豫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名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豫為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

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是也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類司馬法云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同各隨才高下而同治此事司馬司上下爵祿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論國還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澤之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事至平王東遷盟詛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為之而未經行也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彌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

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説官名為戰國閒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

千百載間卒不置學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可勝歎哉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歎周禮為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荅北宫錡畢戰爵禄井地之問胡不取之以為據而僅見言其大略何邪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 ○—○ 河間獻王 ○—○ 劉歆 列七略授二人

○ 緱氏

○ 杜子春

杜子春 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

○ 鄭衆

○ 賈逵 ○—○ 馬融 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 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衆之學釋其意

賈公彥 作疏唐時人也

天文總辨 堯典月令之記中星馮相保章之言分次

愚嘗傳九章之祕術得鉤股之法參攷靈臺之章推

測儀象之度而獲覩一書所謂鬼料竅者有歷代諸史志之所未載古今諸圖像之所未述使李淳風得之必志於晉作天文志使于志寧得之必志於隋作天文志使我朝劉羲叟得之必志於宋作天文志是書出於隋傳於唐至於我朝始入司天監術家祕之不顯其名目之以鬼料竅世之得見者鮮矣其實則一步天歌也唐書以為王希明所作而實非希明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希明則引漢晉二志

以釋之而非出於希明也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為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也盖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名而小大未得其象古今天文圖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言休祥而深知休祥者鄭夫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語凝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胸中矣夫不使志於晉志於隋志於唐而獨傳於我宋者則我朝一代之大

典不待蔡邕作於漢劉知幾作於唐而筆削已定矣

中星辨 堯典月令之中星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方位有中於未者謂之中星宿之伏見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

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為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

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堯典言分至之中月令言昬旦之中

中星圖

日月東行天西轉如蟻行於磨上

南北極

南方 午 五月 向明

六月 朱雀 七月

秋昏虛見

冬昏昴見

春昏鳥見

夏昏火見

辰 三月

六月昏火於未取中至七月移於申故曰流火

漢古郡圖附

十二次分野圖

北
東
南
西
子 玄枵 女虛危 齊 青 東
丑 星紀 斗牛 吳越 揚 東南
寅 析木 尾箕 燕 幽 東北
卯 大火 房心 宋 豫 中
辰 壽星 角亢氐 鄭 兗 東
巳 鶉尾 張翼軫 楚 荊
午 鶉火 柳星 周 三河 中
未 鶉首 井鬼 秦
申 實沈 觜參 魏 益 西南
酉 大梁 胃昴畢 趙 冀 西北
戌 降婁 奎婁 魯 徐 東
亥 娵訾 室壁 衛 并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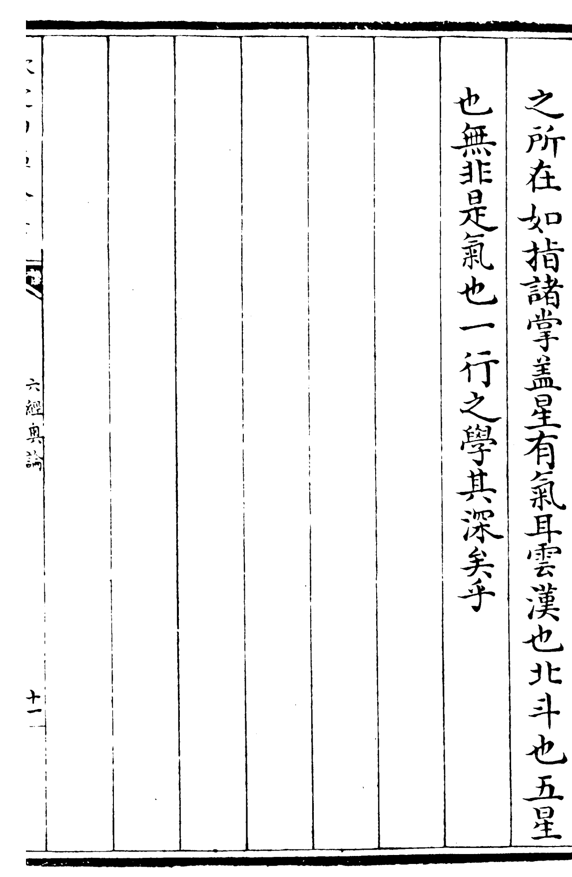
分野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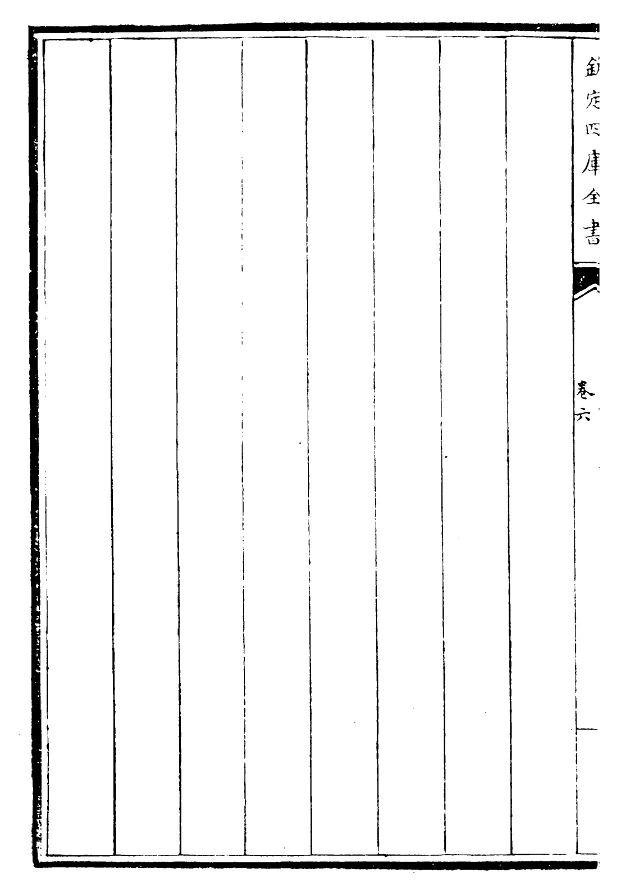
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所域皆有分星如此則分星之說其來尚矣然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考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本漢地理志大略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費直班固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其為十二州之分星明矣然嘗疑之青正東元枵在正北雍正西鶉首在

其南揚在東南而星紀在北兾在東北而大梁在正西徐在東而降婁在西豫與三河居天下之中而大火在正東鶉火在西南此其最差者也并在北而娵訾在北荆正南而鶉尾在南此其正得躔次者也益在西南而實沈在西幽在東北而析木在東兖在東而差北而壽星反在東此其得躔次之微差者也又何邪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歳在鶉火周分又云歳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彦取為正義曰分星者

以諸國始分封之年值歲星所在之辰以為之分次此說非不知國有分星蓋古人封國之初命以主祀之意昔堯舜封閼伯於商丘主辰則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參為夏星唐人是因（今晉陽縣是也）唐後為晉參為晉星如此則是古人始封國命以主祀之意無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其來久矣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使封國之時歲星所在即為分星不應相土因閼伯晉人因實沈其為封國命祀之意

可考矣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各因當時歴數與歳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又況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井鬼皆秦分方戰國未滅時星象之言要有明驗令則同在甸畿之内或者又執漢書地理以求之則非也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山河脉絡於兩戒識雲漢升沈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


之所在如指諸掌葢星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星也無非是氣也一行之學其深矣乎



山河兩戒圖

今河北京東河南路

今河北河東化外州

析木
幽山
尾箕

元枵
青州
齊
子
虛危

河

東嶽

魯

降婁
徐州
戌
火奎婁

東西淮南路

今東京
宋
房心
豫州
卯

今河北河東路

大梁
冀州
酉
胃昴畢

趙

今河北幷州
京東西路

衛
亥
室壁

北嶽
幷州
娵訾

鶉火
柳星張

實沈
益州
魏
晉民
觜參

今永興河南西北路

今永興五路及四川

秦
井鬼
涼
雍州
鶉首

北戒

北紀

河源
名北河

申
周午

中嶽

西嶽

三河

以京西北路

韓
角亢氐
辰
今京西路

兗州
鄭
申隨

壽星今泰
巴蜀

吳
揚州
斗
星紀
丑

越
今兩浙福建二廣
江南等路

江

吳越同分
巳下皆越

越
申隨
丑

南嶽
揚
牛女

婺女之墟

楚
翼軫

荊
荊州
鶉尾
巳

今荊湖二廣
夔荊京西南
淮南等路

南紀

江源
名南河

南戒

認山河脈絡於兩戒

南戒北戒

南河北河

雲漢圖

日在井
雲漢始見
坤維

自乾携巽為天綱

北斗

太微垣

永星火

此夏南
大火

房

氐

此春南中星

雲漢自坤氐尾北斗自乾携巽四時循環星辰定位可得而覘

雲漢與北斗分維居之

雲漢
指東
正下
心

天市垣

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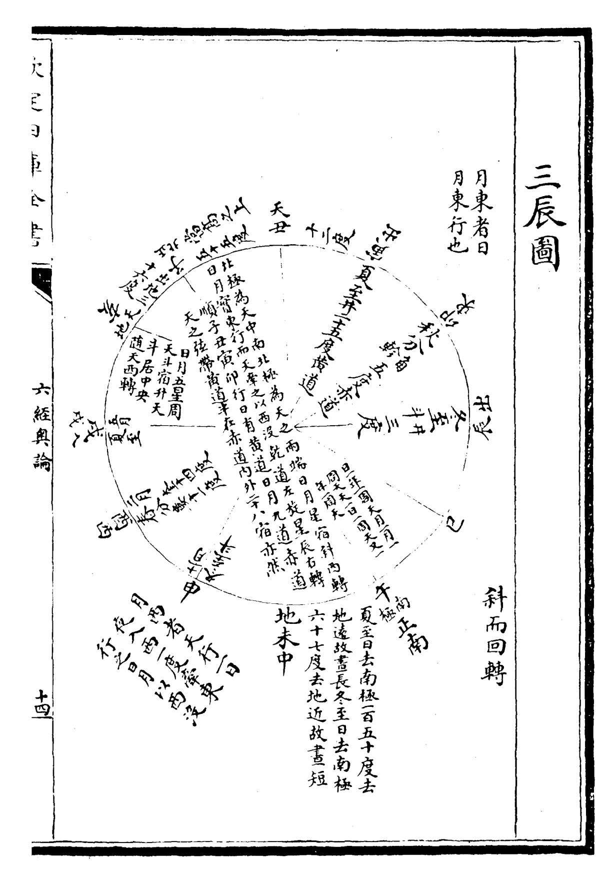
燕寅

尾

傅說

魚子

識雲漢升沉於四維


三辰圖
月東者日月東行也
斜而回轉
日月五星周天斗宿升天斗居中央隨天西轉
夏至日去南極一百五十度去地遠故晝長冬至日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地近故晝短
地未中

五服九服辨

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一曰職方之說萬里與禹貢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載師田稅用十二與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惟此五者之疑未釋故後世疑周禮非聖人之書今皆案經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釋五者之

疑則知古者制度無不相合然後周禮得以為全書亦見先儒考古之未精耳

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

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矦甸即禹之矦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

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為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

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守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為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緫銍秸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

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此係周禮第一疑難

考之禹貢分豪皆合見圖

六服朝禮

元年侯 二年侯甸 三年侯男 四年侯甸采 五年侯衛

六年侯甸男要 七年侯 八年侯甸采 九年侯男 十年侯甸衛

十一年侯 十二年王巡守

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

典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
殷頫也案尚書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乃朝於京
師又六年王乃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是朝於巡
守之所然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何也
葢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來以秋則曰覲
冬亦然猶漢法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
為秋請之禮是也

王畿千里四分之地者百

一同十里百成

百里者百之地

一萬　九萬

井　夫地

除四十九

十六井出

公伯侯二十五里

百里侯　合百里之國開方

得百里之國即是

得四百里

百里伯

七十里子

五十里男

縱横方百里

侯開方百里

伯開方出此

公侯

伯

子

男

公二百五十里開方之

曰五百里二十五同

侯

伯百五十里開方

曰三百里九同

子百里開方

曰二百里

四同

男

五十里

合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

十里之國四是為一百里

封國圖

大司徒曰封公方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男百里

職方曰千里封公則四

公封侯則六侯封伯則

十一伯封子則二十五

子封男則百男蓋假設

言之以此為建國之率

耳

上是孟子王制　下是周禮開方一同

一成十里

公侯百里縱横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百里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公侯百里

侯開方之為四百里公加一十五里為五百里

伯七十里

開方之二百八十里文成數曰三百里

子男五十里

男開方之為

王制曰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經纂曰所謂百里者縱横各百里實十里也所謂十里者縱横各十里實百里也此乃開方

成　成

成成成成　成成成成

同百里

王畿千里縱横

同同同同同　同同同同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同同同同同　同同同同

千里

王畿千里

公五百里

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

男一百里

一百里子倍之為二百里之法

周禮圖

一孔百里

公五百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孔百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公食

二百五十里開方為五百里二十五同得百里二十五者半歸公上惟有十二同半

侯食

二百里開方為四百里十六同者半三之一歸公上惟有九同半

横三百里

伯三百里

横二百里

子二百里

横一百里

男百里

伯食百五十里開方為三百里九同得地百里九者三之一歸公上惟有六同

子食百里開方為二百里四同者四之一歸公上惟有三同

男食五十里開方為一百里一同地得百里者四之一歸公上惟有七十五里

孟子王制

一圻十里方十里者

公王畿孟子所謂方百里者

侯縱横各十里為百里

百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五十

里里四面開之之謂百里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侯開方之與下四百里同上

公百二十五里開方四箇一

百成四百又四箇二十五成

百成五百里

伯七十里

一孔十里一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成成成成

四箇開方之與下三百里同舉成數曰三百

子男五十里

四箇子倍之男開方之與下百里同

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記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

王制開方合周禮數

上公加二十五里子倍於男凡周公制如漢增百官俸法

百里

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也

侯四百里

伯同

公不同加二十五里為上公

公侯

伯七十里之國四十里開方得七十男得五十里之國四五十里方子同男五十里子不同倍之

百里

王制開方法

縱一千里

橫一千里

王畿千里縱橫百里為方百里者百

公百里縱橫各十里為方十里者百

薛常州開方法出於司馬法今文王治岐之制基田法亦如之

縱五百里

東西南北二百五十里

公五百里

百里 百里 百里 百里 百里 五十

百里 百里 百里 五十

二百五十里 二百五十里

二百五十里 二百五十里

封國辨

附圖 公五百里之制與百里之制不同

王制與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百里）今大國數圻（千里）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如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十里者九亦開方之法也）又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孔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以開

方之法計之千乘百里之國方百里者以為方十里者百古者十井出一乘千井出百乘孟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千取百是也此古者封國之制也

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為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

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来說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今基田出於司馬法乃文王治岐之制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横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

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
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
孟子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當如司徒所記王畿千里
以五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百公五百里以二百五
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十五侯四百里以二百里
開方之得百里者十六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開方
之得百里者九子二百里以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
四男一百里以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如此則

百里之國開方之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五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凡千里之地以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以三百里封伯則十一伯以二百里封子則二十五子以百里封男則百男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為建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盡九州之地以

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實無過三等自夏殷以来未之有改何以知之如大司馬之職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周亦三等矣以至司服之服掌客之禮行人之冕章司儀之贄見皆分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是周亦三等無疑矣司徒則舉四封而言之故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况夫地雖五等

食亦三等司徒云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半入天子侯伯之地四百里三百里其食三之一一入天子子男之地二百里一百里其食四之一一入天子是周官之地有五等而食亦三等明矣如此則知周雖五等封爵其分土亦無過三等與孟子之言合也

夫	夫	夫
夫	惟助為有公田	夫
夫	夫	夫

貢助徹法 論制田取民之法 徹取透徹為義 始於張橫渠無公田之說始於李泰伯

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藉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徹直列反呼為車轍之轍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為通徹之徹敕列切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為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

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斂法公劉居邠徹田為糧宣王之時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哀公以盍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為千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

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此則公卿采地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俱為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為井井中為公田外為八家之田透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為徹

凡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盖疑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曽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

而以為成王哉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末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税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田税辨　鄭氏論田税輕近重遠之失

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貊周禮載

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案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盖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物所出不貲廛者工商雜處百貨所

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為在國之園廛可輕之而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據此上文謂任地謂園廛則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皆承上園廛之文耳所謂惟其者特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觀上文無征二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稅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溝洫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考尋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

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為異說分制田而為二但講求周禮者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箇溝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

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凡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周禮得此段打破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疑然後周禮得爲全書至出賦法又當以貢助徹爲正

讀法辨

周禮五家爲比有長五比爲閭二十五家有一胥四閭爲族百家有師五族爲黨五百家有正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有長五州爲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有大夫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讀法者七族師讀法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州長正月之吉各率

其民讀法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黨正四時孟月之吉屬民讀邦法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及大比亦如之族師月吉則屬民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掌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或者以為是日讀法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奔走而不暇不知何以措置予謂此法亦易曉如正月之吉讀法州長黨正族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讀法則族師黨正預焉州長不預到每月讀法惟族師職耳此註所謂彌親民者其教亦彌數正如今之勸農守倅令佐皆預焉其職

各帶勸農二字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

牛耕耦耕辨 三代井田未用牛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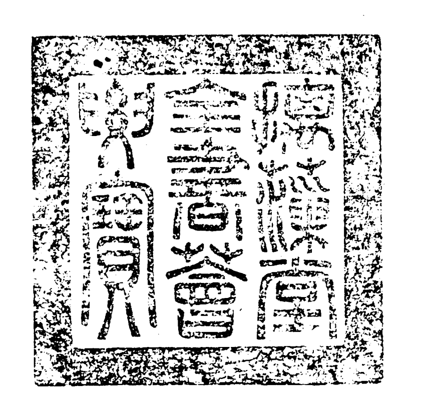
嘗謂古人末作者少而天下有惰農後世末作者多而天下無惰農豈古今人情相反邪抑時世使之然邪說者謂古者之田出於公故人人得以自耕而天下有惰農後世之田出於私貧者無可耕之地故天下無惰農此說固然也然又有一說蓋古之耕也以耦耦則二人併力以發一耜此古人之所以有惰農

也今之耕也以牛牛則用力少而耕倍此後世之所以無惰農也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為言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周禮牛人之職共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又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以牛為耕秦漢之上未之前聞也禹式耦耕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

人併力以發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趙過代田始前乎此者晁錯募民耕實塞下廬舍蒺蔾之具靡不備後乎此者充國上屯田簿器用橋亭之物無不詳獨不以牛為急者葢牛耕之利未聞也嗚呼三代井田之制行而天下有惰農後世阡陌之法行而天下無惰農其教牛耕之力歟不可以不辨

後世有牛耕及年號改元之事皆三代所未言

六經奥論卷六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